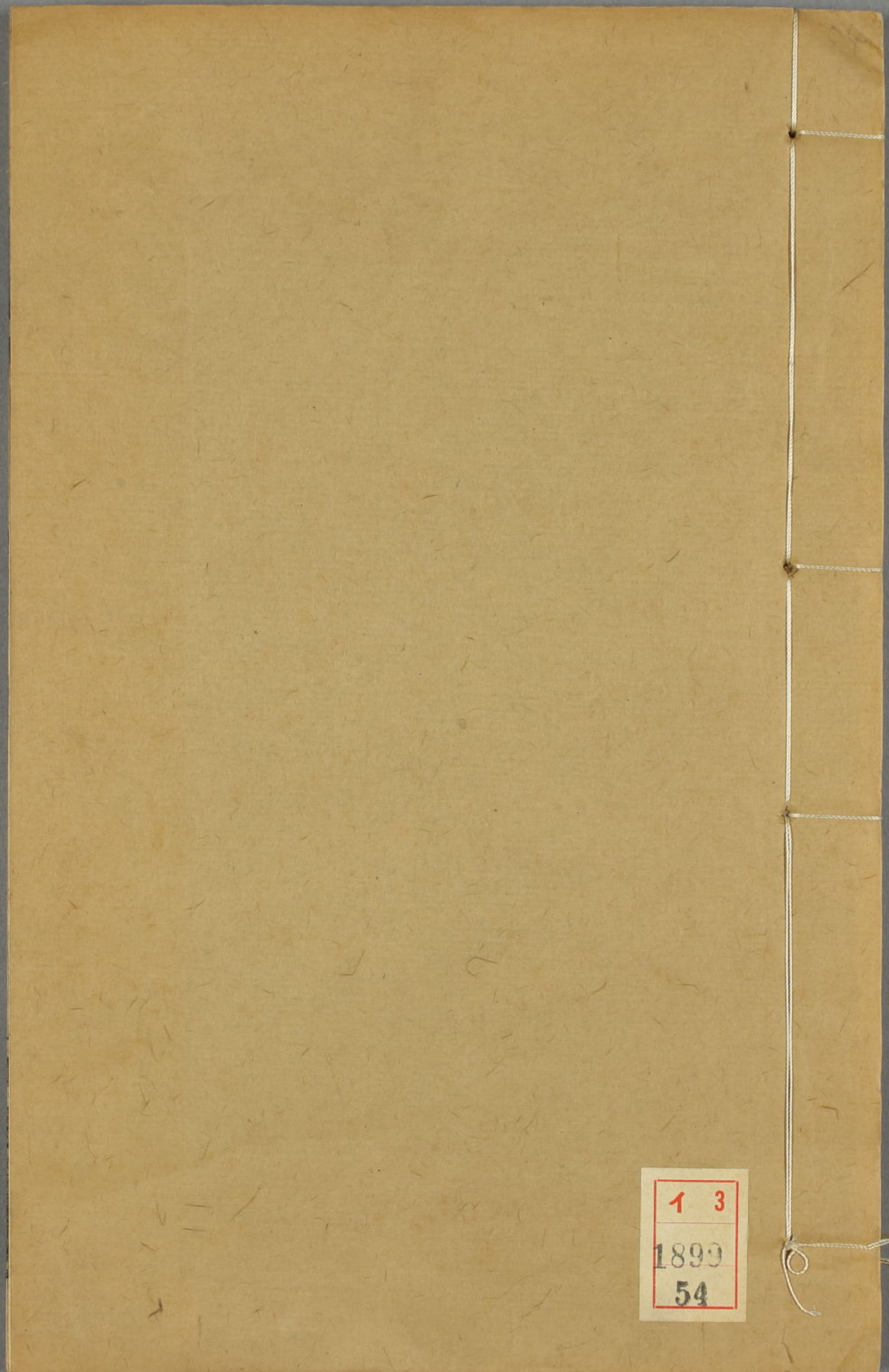




1 3
1899
54



門 13
1899
卷 54

昭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購求

天中記卷五十四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鹿

鹿 牡麋牝麀其子麋其跡速絕有力麋爾雅麋牡鹿

也夏至解角麟大牝鹿也麋鹿麋也麀鹿迹也麀大鹿

也說文

律 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家語

不觸鹿有角而不能觸麋有牙而不能噬崔豹古今注

星 堆光散而為鹿江淮不祠則瑤光不明彗生鹿

春秋運斗樞

天中記

卷五十四

一

純善夫鹿者純善之獸也道術得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瑞應圖

仁獸白鹿仁獸也色若霜雪不與他鹿為群晉徵殷仲祥說

堪上白鹿表曰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中興書乘鹿獻環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環白之休符有金方也

神鹿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金樓子

迎乘天子征于蒞臺獵蒞之獸於是有白鹿一迂乘而逆天子乘葉黃之乘馳焉穆天子傳

駕鹿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過并公博乃駕鹿遊乎山上上

買鹿桓公問管子楚之強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柰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千萬求鹿於楚人楚人釋其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賈曰為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管子

死不擇音晉侯不見鄭伯以為二於楚鄭子家使執詭告趙宣子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左傳

摘角范宣子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戎子駒支曰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摘之與晉踏

天中言
之戎何以不克

襄十四

放鹿兒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歸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子傳曰夫不忍於麇又何忍吾子乎

采薇得鹿昔有女子采薇萊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故屈子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祐

指鹿爲馬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爲馬高曰乃馬也陛下以臣之言爲不然願問群臣群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之時秦王不敢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而不能別其是非況于闇

昧之是乎

陸賈新語

鹿王楚王畋於震澤遇群鹿約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群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之族滅絕無有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絕也王異之遂命諸將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而往鳴以呼其群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傍人竒其事爲立廟號爲鹿王廟

震澤事苑

楚元王在鬱林大獵於雲夢之澤云後吳侵楚萬鹿乘

月黑馳繞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營見鹿迹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敘其報恩曲折楚王乃爲立廟以旌其德仍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谷廟曰仁鹿廟地理志青瑣高議

殺鹿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傍曰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東方朔別傳

爲幣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爲薦璧然後得行史記

玄鹿鹿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千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有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述異記

兩鹿成帝時宮中兩一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上

三角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餘干得白鹿高丈九寸古今注

隨車鄭弘爲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問三公車轡盡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後果爲太尉謝承書

劉攽云淮陰當作淮陽

白鹿甚馴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

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序錄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晉孝友傳

射子母鹿初明帝爲平原王王母甄后妬文帝殺之故

不立爲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

射其子對曰陛下旣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

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

矣魏未傳

禁鹿高堂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

產沒宮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爲重禽獸而賤人也

鏡視鹿怪昔張盍躡及孺寧成二人竝精思於蜀云臺

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

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見是鹿也因

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也言絕卽逐其鹿

而走去抱朴子

逐鹿免難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因會有群鹿傍

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

群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故相救耳晉書

鹿怪謝鯤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

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便

於窓中度手牽之髀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上

化鹿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獵射爲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斃然而倒化成白鹿兒悲號鹿超然遠遊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乃于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焉覩之悔懊乃燒出弓矢永斷射獵異苑列異傳不云

晉咸寧中

白鹿就人晉咸和四年七月壬寅長沙郡邏吏黃允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允追尋允二百餘步允遂抱取遣吏李堅奉獻宋書

白鹿子陶淡侃之孫雅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

家晉中興書

紫纈青裾淮南陳氏於田種豆忽見有二女姿色甚美着紫纈襦青裾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爲脯陶潛搜神後記

救禍項縣人姚牛年十餘歲父爲鄉人所殺牛後在縣署前手刃之于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穽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鹿令怒引弓將射之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曰尔爲何人翁跪曰

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遂滅不見令身感冥事
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幽明錄

白鹿山荆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五百於丈亘帶激流
禽獸所不能履此岸有一白鹿浮過江行人競逐之謂
至山下必得之鹿忽飛超踰岡而去故名此壁白鹿山

遠崧白鹿山詩序

孝感伍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襲哭輒於
墳而悲鳴

蕭廣濟孝子傳

丁茂字仲廬交趾人也至孝母終負

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遊乎左右

廣州先賢傳

唐頌字德雅

番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

上

觸網解放孫法宗每廬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

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云我是天使來相謝行瘡本不
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
境賴之

南史

積鹿皮梁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

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
歷已久及除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惡之遇疾不肯療
普通七年卒於郡

南史

被箭來投會稽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有數
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
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療愈然後去

上

跪祈命天監中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

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鹿懷一麕尋當產育就庖哀切同被剗割因患疾乃深自悔責舍宅爲伽藍小莊嚴寺是也

梁京寺記

鹿娘真山在毗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既長與凡女有異遂爲女冠梁武帝爲別立一觀號曰鹿娘死後入棺武帝致祭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也遂葬棺于毗陵因號其葬處爲真

山

述異記

津陽門詩長生鹿瘦銅牌垂注上嘗於芙蓉園獲白鹿惟王吳山人識之曰晉時鹿也上異之令左右周視之乃於角際雪毛中得銅牌子刻之曰宜春苑中白

鹿上由是愈愛之移于北山字之曰山客

宣室志作張果詩漢武鹿

白鹿升天唐玄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爲昭應

縣會昌解頤會昌新豐也

角人岐唐京師安國寺什元康貞觀中遊學京邑有彭際之譽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厥形絕異撫而馴伏遂豢養之乘而致遠曾無倦色以三論之文荷之於背又以小軸係之于尾曳入上都意爲戲弄人皆駭觀

焉

宋高僧傳

馴臺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馴押不復侵害無量因此

終身不食鹿肉

唐書

獻白鹿不視正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

鹿上曰朕初卽位卽上祥瑞士幹致白鹿其謂我何還

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遂放於苑中焉

唐會

毛如畫

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常觀獵人獵

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
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
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
崖折左足

蹄下貫環胡珣爲號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

蹄下貫銅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

西陽雜俎

剖鹿得珠

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得一鹿鹿

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克融以爲

已瑞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

請以意推之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

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

融言詞輕發是年五月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

祥驗集

人語開寶七年金陵苑圃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

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圃荒涼焉

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闔敵苑圃亦廢矣

金陵志

遊牝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鳥脰骨爲管

以鹿心上脂摸作簣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麋鹿聲則麋鹿畢集蓋爲牝聲所誘人得轂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牝管牝百類至春羸瘦蓋遊牝多也及夏則唯食昌蒲一味却肥當角鮮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逆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噉然後殺之鹿何其苦也與夫狢麝孔雀以有用賈害良可愍之

北夢瑣言

麋麋千千爲群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畷民隨此畷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博物記

鹿瓊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于口不復

能急走矣

天玄主物簿

伊尼佛書謂鹿爲伊尼山谷詩照灘行郭索焚野得伊尼般若經世尊三十二相第八相名雙膺纖圖如延鹿

王一云蜜利伽羅

翻譯名義

性驚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良草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蒼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嵩山耳薺芄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啖解毒之草也

山谷

鹿市蜀郡顧慕山山有穴如慕之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岩直峭有平地百餘步坦然方正諸山之鹿一日一聚其中號曰鹿市

經圖

兩頭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是

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

亦有之博物志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主

食毒草名之食毒鹿魏宏南中志武陵郡西有山山有獸如

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山中時有見之者威弘

之荆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蜀都賦

鹿秦鹿夜臨宿下鹿角寨大者角而外四圍小者在中

團圍如寨今人以木倣作鹿角寨瑣碎錄江同祖過郢州

京山晚抵村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卽出觀之彌望可

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凡數十里兩麕塵

處中勃跳嬉虧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禾苗爲之一空

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近輒觸遭之者多死明日始

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追隨之伺巨者行前稍遠乃敢

捕射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夷堅支丙

食字統云麕驚防也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之害

也

麗行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麗皮納聘

蓋鹿皮也說文

嶧山嶧縣剡山一名鹿胎山昔有獵士陳惠度射鹿

此山鹿孕而傷旣產以舌舐子乾而母死惠度遂投寺

爲僧後鹿死處生草名曰鹿胎草浙江志

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爲

鹿鹿鳴卽縣令有罪

獨異志

赤鹿張掖南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出赤鹿足短而形

大如牛肉千斤

寰宇記

馬鹿陶隱居云古稱馬之似鹿者值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

爾雅翼

無用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劉子

猼臾遼穆宗應曆十一年夏射猼臾鹿于玉山

遊幸表

國語猼作猼

麋名苑曰鹿之大者爲麋群鹿隨之皆視麋所往以尾所轉爲準故名談者揮焉其尾辟麋以置其舊帛中能令歲久經色不黝以之拂氈令氈不蠹恩平郡譜云沈牛謂之回沙牛謂之磨麋謂之荒鹿謂之擢

麋鹿無羴白瞻善怖

道書

麋茸補陽鹿茸補陰

瑣碎錄

麋鹿非神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爲脯

陶氏書

麋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固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楚策

麋子海陵沿海洲上蘆葦無際群麋馬大迅走入欲

捕之雖麕不獲蓋常兩兩並負其子而行太州志

麕麕食稻西北之麕噬麕而食栢故其香結東南山谿

有松而無栢故麕不結也趙辟公雜說

固臍商汝山中多麕絕愛其臍每爲人所逐勢且急卽自投高岩舉爪裂出其香就繫而死猶拱四足以固其臍李商隱詩云投岩麕退香

羊

形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從大羸瘦也羊以瘦爲病羔羊子也咩羊鳴也羴羊臭也說文云達小羊也薛綜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

羴大曰羊長幼之異名詩生民疏大羊爲羴六尺子小羊曰

羴集韻

羴凡祭祀宗廟之禮羊曰柔毛禮曲

羴羊一名羴鬚主簿古今注羊而不角曰羴羊一

名胡鬚卽又名青鳥蛟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

羴凡贅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

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之禮者羊之爲

言猶祥故以爲贅春秋繁露譙周法訓曰羊有跪乳之禮鷄

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鄭氏婚禮謁文

讚曰群而不黨跪乳有敬禮以爲贅吉事之宜

飛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春秋命神次

之號曰皇時出淮駕六飛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大角羊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周厲王元年外國貢

三角羊

述異記

白血犬戎朝天子于雷首之河乃獻良馬四駟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中爰有黑牛面角黑羊白血也

穆天

子傳

剗羊齊攻魯魯使柳下惠于齊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齊魯之初封也相與出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齊侯乃解兵三百里

說苑

羊舌爲氏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

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氏

執羔魯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魯以前同贄始知執羔之貴

魯侯時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玼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

符子

季栢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

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
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羆羊也家語哀公使人穿
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
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肝
土也公使殺羊視肝韓詩外傳問仲尼曰穿井獲狗何
也仲尼曰以某所聞羊也搜神記

晉文種菜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
大不習小務也劉子觀量篇謂剉羊皮用土置之也注

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檄者訟三年而獄不
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
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中里檄之詞未半祭羊起

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爲神墨子

隱於屠肆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
王反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
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
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高士傳三珪莊子作三旌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
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
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
百則牧數足矣鄰人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非貧
也符子

臧穀亡羊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三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莊子

荷蕢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天牧羊者乎百羊爲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列子

張儀謂楚王曰夫爲從者無異驅群羊而致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

春秋後語

鄭太對董卓驅虎兕以赴大羊

將狼點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說建成侯曰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

史記

卜式牧百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乃拜爲郎式布衣中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拜緱氏令

漢書

郡國志云吳房堂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元封二年有白羊出此淵畜牧者禱祀之初出一羊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今俗生羊禁婦人拍手是

效古也

水經注同

牧書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寫書漢書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償育將鬻已而償之同郡郭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

叱石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

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之叱之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神仙傳

鬼市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爲侶相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索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搜神記

化羊曹公收左慈揀走入群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爲

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遽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群羊皆跪曰遽如許追者乃去傳仙

羊車武帝平吳後多內寵莫知所適當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

車胡貴嬪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晉后宋文帝好

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蜜令左右

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

徘徊況于人乎以此愛傾后宮南史后劉敕奉羊琇乘

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雖無制非素乘者可如其奏起元

注張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

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晉書

羊桓爨亡後子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

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

質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

邊看冲識之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羊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浮

圖證證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高僧傳

羊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客于昇平亭時有一沙門在

坐是流俗道人主當欲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此道人

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而殺之既行

天中記

炙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炙便自走行道
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之炙猶動
搖乃破出之故是一癰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羊鳴吐
沫還寺少時便死續搜神記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
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
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癰入
口便下皮肉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
而死顏氏家訓

羊怪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吏於長眠露聞
有羊聲疑爲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床下有一羊可高
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續異記

夢盜入獄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楊元慎曰君當
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伽藍記

青衣乞命隋大業中長安趙文若嘗因使暫憩一驛廳
上夢一青衣婦女乞命甚急文若驚寤問之乃驛長將
殺青犢羊相待也卽贖放之冥祥記

王君奐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策其且敗因上駕
州闢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闢而不解
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茂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
賜絲千匹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五曰闢羊勝驃云
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闢海岸强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
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

食頭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嘗晨出有怪在門焉羊頭人身怪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告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紀聞

食邠公杜棕福壽少倫日食五殮一食之費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中朝故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

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羊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振武節度使朱瑩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郎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經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

裔補綠紀傳
宣室志

一品集冥數論云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惟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則萬革之說疑卽杜公事而

宣室志等傳聞之誤耳

蒙皮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李全忠軍

望爲群羊爭趨之

李茂勳傳

羶根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糧遇舊時銀工延昭緯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櫟氈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

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南楚新聞

請命黃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諸生醺會市羊以脩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

南唐書

羊生人手寧州真寧縣有牽羊教化者其羊胸前有一

手抱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爲人因過惡致此縣令張元弼疑之主簿尹良臣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衆人乃什

北憲記異

苦泉羊梁氏志云馮翊朝邑縣許原下地有苦泉水味

鹹苦羊飲之肥而肉美今於泉側置羊牧因相傳渭沙

苑細肋羊諺曰苦泉羊洛水漿

寰宇記元和郡圖縣志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如驢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上有一村養羊大如

驢西陽

天中記

卷五十四

三

生土拂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連地割之絕則死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因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爲群唐舊

大尾月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尋生如故宋唐異物志康居出大尾羊尾土旁廣重十斤唐忽魯謨斯國有靈羊尾大者重二十斤行則以車載尾

取脂大食勿斯離國產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合仍生不取則脹死莊浪有饕羊上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

種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羶白而有

角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產者百餘斤膳夫錄

龍羊龍羊出吐蕃及蜀威茂州形似畜羊而大其角繚上重八九兩黑質而白文帶以爲帶勝其用亂犀宋祁益州方物贊

青羊千歲之樹精爲青羊玄中記蜀賓國出野青羊如翠色土人食之酉陽

四種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綿羊重七八十斤其尾濶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聞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拖地後半皆剪淨頗頗似綿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鉄牌好鬪好事者養之賭

傳為戲勝覽

羊短如大阿丹國綿羊白羊無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犬尾大如盤上

跛牂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也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韓子李斯對

二世書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量豈跛羊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塹之勢異也史記

蜀復山郡有五角羊後書

觥羊觥羊之毅鳴不類太玄觥羊大羊也

虎皮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

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楊子吾子

淫猥卞彬為禽獸決錄曰禽獸云羊性淫而猥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猥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

皂莢江東謂殺羊角為皂莢南史陳紀

鐵鑄鉄不銷以羊頭骨灰致之乃消融也物類相感志

變羊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

遇群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爲一大羊
於眾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羊乃
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爲羊快樂人何以比遂將
歸飼養以終天年

蕭湘錄

犬

犬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
叩也叩氣吠以守也說文龐犬多毛也獨短喙犬也獾犬
吠不止也獒犬如人心可使也狺健犬也狄赤犬也狡
少狗也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獾獾南越名犬也
上獾韓良犬也捉鵠宋良犬也狴逐虎犬也呂忱守犬
爲獬隴西以犬爲獬獬毳皆多毛犬也獬獬也知屈尾

犬也何承天纂文狗有懸蹄短尾之號殷虞晉獒並犬名也

廣雅

槃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募有能得其將吳將軍
搜神作吳將軍頭者厚賞之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
玄中記作大戎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亡三月以其首來帝乃以女配
之槃瓠負女而走八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
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
迎致諸子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
武陵蠻是也後漢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
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丈其文
五色因名槃瓠魏畧武溪山高可萬仞半有槃瓠石窟可

容數萬人窟中有石似狗形蠻俗相傳卽槃瓠也武陵記

每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於廟扶老携幼環宿其旁凡五日祠以牛醢酒鮮椎歌歡飲卽還惟不用犬云

辰陽風土記

逐犬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楚詞

矩狗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爲獻孔氏曰矩狗狗之善者也

鼪犬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鼪一作犬鼪犬者露犬也能

飛食虎豹周書王會

執虎豹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穆天子傳

龍狗天子東征以行流沙天子之豪牛豪馬龍狗豪羊上注龍龍茸謂猛狗或曰龍亦狗名

鵲徐君宮人姪媛而產卵以爲不祥弃於水濱孤獨老母有大名鵲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啣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蛸蛸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間之乃更錄取收養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鵲蒼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中今名狗壘鵲蒼或名后蒼偃王志博物志

周狗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微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闔且出左宣靈

公食趙盾公曰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我將觀焉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盾知之躊躇而走公有周狗謂之葵呼而屬之葵亦躊躇而從之彌明逆而踰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公注躊躇猶超遽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踰以足逆踰之

瘕狗宋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

遂奔陳左襄十七

獬狗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淮南記論

茹黃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畋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期年不朝葆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出而自沉於淵荆王乃殺茹黃狗折贈放丹之姬呂覽說苑作如黃之狗箇銘之贈丹之姬

噬犬秦伯有鬻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昭元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楚詞

吠狗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昭二十三

作狗吠文種過范蠡之門蠡于狗洞作狗吠文種曰狗

當吠人蠶乃以我爲人迴車至其門入內而拜荐爲越相劉子知人篇曰范蠡于犬竇文種聞而拜之

公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晏子春秋

盖理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樊帷不棄爲埋馬也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檀弓

國狗吳徵會於衛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

瘞無不笑也而况大國乎哀十

宋渚介闕間里有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爲淖逐狗不及止而望之自以爲過矣莊子

韓盧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子之壯犬也東郭駿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駿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弊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戰國策

自試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張敞與嚴延年書嚴尤謂陳茂曰是猶繼韓

盧而貴之獲也

葬傳

周書客謂孟嘗君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苑而指屬則無失免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

說苑

迎吠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迎而吠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列子

跽狗貂勃常惡田單於朝單召而問之貂曰勃然跽之狗可使吠堯非貴跽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者且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哉單乃任貂勃於王

春秋後語

高祖詔

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跽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史記

相狗齊有善相狗者其鄰籍之買鼠狗暮年而得曰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噉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麀麀豕鹿不在鼠欲其鼠也則相之其鄰桎其後足則狗取鼠

呂氏春秋

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贊執飽而止

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莊子

命狗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尸子

字犬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

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子

據掖呂后七年三月中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后

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后遂病掖傷崩

史記

生角文帝後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

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

妖狗生角

漢五行志

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

三國圖齊

青骹楊萬年有獵狗名青骹直百金

西京雜記

白望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犬皆制佳名狗則有脩

毫釐睫白望青曹之號

上

與人鬪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

有和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

持弓弩至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

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也

漢五行志

青狗為怪占仲子婢死有女四歲數來撫循亦能為沫

頭浣濯甚令人惡之道士云其家青狗為之殺之便止

楊仲文亦言能知家嫗死未葬忽起飲食醉后而坐祭

床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形露壞垣得老狗便

行打死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

桓譚新論搜神記以李德事同

人行桂陽太守汝南常叔堅少時為從事其家狗忽人

立而行家中皆請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

行效之何傷叔堅爲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特走家人
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尋于竈前畜火家益
驚愕叔堅曰兒輩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
亦何所惡也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
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風俗通

着冠靈帝熹平四年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以爲
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配人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袁山松書

不吠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微時
經此犬忽吠之朶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桑
無所好惟好張畢捕魚文臺爲作九里箴以贈之文臺

堅字也郡國志

公孫淵未亡家數有恠犬冠幘絳衣上屋魏志

雞園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

黑蟬腦三斗斲木溝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皆從

園華陽國志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
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
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時遇太守鄭瑁出
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爇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
火來乃以口洩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比有一溪相去三
五十步犬卽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週週以身濕之

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周廻覩火踪跡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卽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搜神記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闔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人過怪之就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

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續搜神記

犬公狗王姥黃龍中九歲病死自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伏井欄中云此天公狗也幽明錄

犬丁謐爲尚書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同位而皆少之惟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言三狗皆欲嚙而謐尤甚魏略類聚作哇噪事類賦作睚眦

引衣孫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被

殺吳志

黃耳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口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揖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卽騰

上速去如飛逕至機家口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竹筒中復繫犬頸犬旣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家葬機村南去機家二百步築土爲墳村人呼爲黃耳塚述異記犬名黃耳

崔豹古今注

犬太康七年郊天壇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

卧見人則去

魏晉俗語

犀犬元康中婁縣瑤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搜神記

晉志云

經宿失所在

天中記

卷五十四

三

晉大興二年吳人華隆好獵養一快犬號曰的尾
常時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爲大蛇圖
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無所知犬彷徨涕泣走
還船復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歸身二
日犬爲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地狼大興四年廬江瀟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
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
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
爲犬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没晉五行志地中有犬
名曰地狼子掘地有犬名曰賈夏鼎
烏龍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唯與一奴守舍奴遂

與婦通然素養一狗名烏龍常自隨婦奴欲謀殺然盛
作飯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彊噉奴已張弓拔
尸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食汝
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殮不噉唯注睛視奴
然拍膝大喚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
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搜神記畜善俊挾一
犬號烏龍後化龍乘之飛昇而去續仙傳韓渥詩洞房深
閉不曾開橫卧烏龍作妬媒

守屍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爲
劉撫君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
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

仲文欲取其犬犬噬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大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啟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拷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

廣古今五行志

夢昨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昨天錫林上避之乃墮地后符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攻未入門大破之

李產集異傳

歌梅花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遍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傍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並被囚係經

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及弟皆死

述異記

犬靈宋袁粲父子以舉兵爲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甕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闔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

南史

廣古今記其妻子併死於狗

白靈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白靈鷄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目犬北齊徐之才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令

目之之才厲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
爲負帝女南徂本傳

波斯狗南陽王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
胡諫之歔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
後在定州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
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
食焉北齊

赤儀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逍遙郡君飼以梁
肉食縣邑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三國典畧高思反與諸
貴書云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
榮冠軒冕北史後主時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

號隋志

取箭北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
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三國典畧

還家犬吠徐勉爲侍中時師方侵魏侯驛填委勉參軍
動經數旬一還家群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
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也梁傳

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
寒無氈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
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爲孝元所禮顏氏家訓

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養一犬名黃蒼在彪
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

昭達領千軍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却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殯彪喪墳塚旣畢黃蒼又俯仰塚間號叫不肯離南史

狗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爲所弃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後周書

持齋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眉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見人行道卽起行道

見人持齋亦卽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個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隋書

狗唐武德中高昌王文泰獻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曳馬銜燭云木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舊唐通典

狗武三思嘗與宋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東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爲冉祖雍宋之孫李悅所白皆坐因逮淦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時人號祖雍姚紹之等五人爲三思武狗

脫福神龍時唐休景爲相有門僧出言多中一日謂休景曰公有大禍不遠數月然可以禳之公懼而問僧曰可於卑冗官中孤寒有才幹者用爲曹州因得張君爲之乃問所爲僧曰張君赴部之時當令求二丈高數尺而神駿者張到郡卽得求二丈高四尺獻之休璟大悅召僧視之僧曰極善育后旬日有二刺客爲犬所嚙而斃

宣室志

宗楚客家畜一犬一日忽戴楚客冠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卽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卽見殺未幾韋氏敗楚客被斬朝野僉載順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

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廣異記

知難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嘗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豈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開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巨麟驚愕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筆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難免

撫異記

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有宿設燕會處悉領之食物餘者便和椀與犬食時子胥李甲見之數諫裴令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

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竊慮之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讐之犬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布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床當喉而嚙嚙訖知謬犬乃下床憤跳號吠而死

集異記

小狸鄱陽人張朝爲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

獲免

南部新書

青花捧硯者裴至德家僮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而生一歲時有卑脚犬曰青花忽來嚙兒陰食之至德有良藥封之愈明年夏青花復併兒卵又食訖工以前

藥傳之及愈爲宦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內豎之職

三水

花鴨僖宗朝宰相王鐸所愛卑脚犬曰花鴨有刺官匿于梁上爲犬所覺而免

上

吠雲杜光庭犬名吠雲可行萬里

肖象宣德大學生黃岳者乾宣中王審知節度武威軍累辟不爲動及審知據閩必欲起之岳投淵而死其父父妻子二弟一白犬俱赴水死焉僞使者宗舒趙田四人亦死邦人哀之俱肖象祀之廟稱忠烈王云

福宣州志

桃花涪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惠常馴擾于御榻之側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卽位左右

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卽掘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柙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后因以斃詔以斃蓋葬於熙陵之側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句云白麟赤鳳且勿喜願君出此懲浮俗

古今詩話

送歸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吳賊擄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卽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卽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江隣幾雜志

慶曆中渭州巡檢張殿直事曰

回家後夫妻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

拓異志

羅江慶曆中衡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

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

倉卒時謂之宋羅江

東軒華錄

虞經臣策元祐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白渠中出直入其家熟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至或亂遽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贈以肉一斤必欣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敗前一夕渠來一死

治宅編

臺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者居圍城中族人在西州別墅城閉旣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

所畜犬傍徨其側似有憂思者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
至庄取水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係犬
背土犬曰水竇出至庄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
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
賴以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
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澠水燕談
義犬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
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
窩臥于簷外花者日啣飯吐而飼之夜則臥于其傍白
者旣死主憐之埋於門前山麓問花者朝夕往埋所遶
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少頃始返建寧志

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
知所從來入羊羣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
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
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
知爲不祥後果有北虜犬羊之禍宣靖妖化錄

烏蘇子瞻來儋耳得吠大名烏喙甚猛而馴隨子瞻
遷合浦過澄邁溷而濟路人皆驚本集

青鸛犬則青鸛白鵲飛龍虎子馴良捷警難伸易使也
周處風土記

波斯國多白馬駁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駁犬今
所謂波斯犬也舊唐

郭義恭
廣志

犬虎文南斗君犬也畜之可致萬石黑犬白耳

也畜之今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

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白澤圖

陽酉

伯剛云北方凡皂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

多寡若二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一乃狗也

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

獵之際鵬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

園遼鵬巢中生獵犬性識頗異每獵而獲十倍

使遼錄

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

人能漢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嫁亢居

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

具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

豕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

仲寢疾言于桓公曰東郭有狗嗟嗟旦暮欲齧

管子

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猛犬狺狺而

辨九

生子多謂之從古今注

異呼 豬燕朝鮮之間謂之豶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

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獬吳揚之間謂之

豬子言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豨吳楚謂之豨漁陽

以大豬爲貍齊徐以小豬爲獾貍白豕黑頭也羶豕奏

毛也何承天纂文穀小豚也豨豨肫生三月也豨肫生六月也

或曰一歲曰豮豕牝豕也豕新三歲曰彘壯豕也

豮豸也上谷名豬曰豮豸豸息也豸以穀圈養豸也

大豕爲豮五尺子月

寢櫨豕所寢櫨郭云櫨其所臥蓐方言云其檻及蓐曰

櫓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櫓某氏曰臨淮人謂野豕後

寢爲檜李循曰豬臥處名檜檜是所居之處爾雅疏

斗星時散精爲彘四月生應天理春秋說題辭六九

五十四四主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淮南子

人立而啼齊無知殺其君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

于其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遇賊于門遂

殺之而立無知左莊

封豕昔有仍氏生女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

有豕心貪婪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

衛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

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假
太子羞之定十

豚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
肉所由來卽食之墨子

佩假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假豚凌暴孔子孔子
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史

牢策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策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策之
中莊子

弗類子車氏之玃其色粹而黑一產三豚其二如之其

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于己也嚙而殺之其同於己也
字之惟恐傷也子華子

視牲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
更之官以視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饗者之豕邪官無
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
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
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

魯建伯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豕曰豕也非
大豕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
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磧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

命衡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享之王乃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伏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浮于魯津而赤龜啣夜光而獻符一云奉璧

相彘留長儒以相彘立名史記

養猪商丘子有養猪法卜式有養羊法博物志

牧豕公孫弘菑州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記漢書

啣脯昭帝時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國壞都竈御其脯六

七校置殿前漢五行志

豕朱浮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自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選交

豕吳祐字季英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担而不受贈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傳

豕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

價也賣猪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以還買猪者買者辭不取穆棄錢而去謝書

養猪

五門子孫凡民之伍

決錄

馬氏兄弟五人共作

五門客舍養猪賣豚故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嘍嘍但聞豚聲注

驅豕

孫期濟陰人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

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性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花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賣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皇甫謐高士傳

司馬徽

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猪

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旣以猪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董正別傳

人語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

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卽

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張璠漢記

蒸豚尤美

王濟性豪侈帝幸其家供饌甚豐蒸豚尤美

上問其故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不平食未畢而去

晉書

犬豕交

劉聰末年犬與豕交有豕着進賢冠升聰坐犬

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

入者

晉五行志

飲

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瓮盛酒

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晉書

進德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漁釣草澤善歌嘯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乃殺猪以進道真食盡嫗又進一猪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賣牛酒以詣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繫金鈴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至曲阿塘上見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志怪

爲奴李汾撫琴于四明山夜月有女子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留宿極歡汾偷女子青毡履子一隻女泣求不與及明見鮮血滿地驗履乃猪蹄殼也汾惶駭尋血至山前張氏澗中見一牝豕後足已刳一殼豕視汾瞋目咆哮如有怨色汾以事白張叟叟卽殺之汾卽棄山院別遊他邑

搜神記

齒怪錄尹縱之事同

廢帝狂悖無道囚諸父殿中以明帝肥壯用竹籠威而稱之號爲猪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弃實之以泥水保明帝內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時廷尉劉瓛妾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

帝怒乃俛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内使人檐付太官
曰卽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
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
廷尉一宿出之

宋書休仁傳

乞命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
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胡兄弟相歐鬪而來觀
之乃猪也卽宅舍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

伽藍記

相乳陸呈爲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
又有豨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後周書

豕語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

一日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

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

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隋五行志

化爲異猪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爲異猪而龍首左右

遽言之玄宗曰猪龍也無能爲者

祿山事跡

神生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僊

藥占之曰母猪牯主也君必得牯主數日果如其言

金載

烏金洪州有人畜猪以致富因號猪爲烏金

上

將軍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
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
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

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時而去將軍二
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殉女未久車
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
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
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蹠也
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舁襯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
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家中見大猪無前蹠
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爲側室

齒怪錄

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于西明精舍能
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于城
西別墅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

此猪有語否僧曰巨疑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
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慎之果然

史闕

勃賀僧辨聰遊五臺將還京師有老僧託以書其上題
云東京城北尋勃賀分付僧竊啟封脉之云度衆生畢
早來苟更强住切恐造業復封之至京尋訪不見其人
一日於五大河側見一小兒逐一犬猪名勃賀屠者趙
氏猪能令羣猪不亂逸愛食薄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
以書投之猪遽食其書人立而化僧徑之五臺訪其老
僧亦化去矣

洞微志

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于司原之佃也昔
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噪之西方之

事猫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隨後敗免死
北史隋大業之季猫鬼事起家養老猫爲厭魅頗有神靈
遞相誣告京都都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
之隋室旣亡其事亦寢載

死願作高宗廢王后及蕭良娣蕭罵曰阿武狐媚翻覆
至此百十願生得一日爲猫阿武爲鼠吾哂其喉以報
今日卽足矣武后聞之不說約六宮不許畜猫舊唐書

李猫李義甫柔而害物時謂之李猫舊唐書新唐書李德柔
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更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
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諂佞爲謬謬
以此貽譏於世南唐近事

武則天武則天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
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
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
子置猫窩內飲慣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載

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猫兒伏臥于堂限上
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
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
討使上

裴寬子諧素好談諧爲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
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卽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卽不是兒

貓語大笑判狀云貓兒不識主傍我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貓兒爭者皆晒之

開元傳信記

同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爲害詔遣中使示於朝常袞率百僚慶賀崔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荅曰此物之失常也上奏言禮云迎貓爲其食田鼠也今對鼠不食無乃失於性乎且貓受人養育職旣不脩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觸耶疆吏不勤捍敵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代宗深嘉之

舊唐

相司徒馬燧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其一方乳其子啣而乳之若其子

韓文

貓連山張大夫搏好養貓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

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入以綠紗爲幃聚其內以爲戲或謂搏是貓精

南部新書

人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廷乃求致仕

北夢瑣言

貓介之成自虛雪夜于東陽驛寺中遇猫介立吟詩曰爲慙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黑白那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之乃一大駮猫兒也

傳奇

同建州刺史月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日甚樂然白老將至柰何因哭入溝

天中言 卷五十四
中數月後罷官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於堂西得白鼠七
八枚食之稽神錄

事記 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
前有大琉璃瓶爲猫所觸割然墮地因驚得疾薨詔錯
爲墓誌錯謂鉉曰此文章雖不引猫兒事此故實兄頗
記不鉉爲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
大能記明日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邵思野說

本補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
家衆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尙寒有一猫
正臥爐側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
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

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異未必盡爲禍
也續墨客揮談

負債爲猫 和州烏江縣升中寺僧有負主僧今久而不
償病且革誓爲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
槃跚入床下覺而異之須臾猫生一子稍長極馴擾其
重七八斤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謹隨入
有知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叫若求隱
其事者泊宅編

章惇爲猫 宋有盧仙姑者指猫而問蔡京曰識之否此
章惇也其意蓋以諷京

仙哥 河南永寧天壇山中岩有仙猫洞世傳燕真人丹

成雞犬俱昇仙猫獨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有應者

山川紀異

澡洗世俗稱六月六日猫犬澡洗之候

鼠

應星玉衡星散而為鼠

運斗樞

仲能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

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

抱朴子

鼯鼠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成蚤風雖細困於安寢鼯鼠雖微猶毀郊牛

魏文與王朗書

鼠非口鼠也食牛嚼盡而牛不覺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盡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

如何乃弗與田

襄二十四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若社鼠矣公曰

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

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

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

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

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

韓子外儲說苑同晏了作景公

不灌屋鼠不薰何則所託者然也

漢中山王傳

馬成人之巨

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

虞延傳

鼠 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乃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賈曰欲因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尹文馬屎爲靈薪老鼠爲玉璞上清經
鼠 李斯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史記

鼠 田蚡怒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二禿翁何爲首鼠漢灌夫傳兩端注首鼠一前一却也

鼠 張湯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

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文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本傳

鼠舞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不容 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上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硜硜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坐銜竇藪也漢書

鉅鼠 翟方進傳王莽詔誣劉信云信父東平王雲不孝

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

前漢書

鼯鼠 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弟子從攸受爾雅竇氏終軍家傳事同見爾雅註何承天纂文

唐鼠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汚浴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雞犬皆去惟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俗呼爲唐鼠錄異唐記房升仙雞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出腸也博物志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水經注

鼠齧馬鞍

公子蒼野早惠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

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首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繆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尙齧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魏志

逐鼠丸

王肅以銅爲逐鼠丸晝夜自轉西陽志

人言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

天中記

卷五十四

三

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頭感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

齒明錄及宋五行志列異傳

陳安世年十三初爲管叔本客得道叔本年七十猶拜安曰得道者當師吾不羞弟子之禮矣死王樂生鼠雖爲帝死不及生鼠

抱朴子

晉簡文爲撫軍時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尙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世說

鼠市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

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晉陽秋

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

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使卜之鉄兆成笑曰兌色之鼠

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

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鉄言即賜錢一萬

述異

記唐袁天綱子客師高宗置一鼠於匱令術家射之皆

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史

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嘉夫避水住南壟夜有

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床角奴慙而不犯每食以餘餘與之水勢旣退嘉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腳捧青囊裹

三斤許珠著奴床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異苑

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

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南齊高逸
杜京產傳

捕鼠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

藍金樓子東昏侯在東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南史紀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服帶為鼠嚙楊遵彥

以俗事戲之曰嘗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靴鼠後嚙其

靴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

事談數

啖衣李曉至仁畧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什褐員外

侍郎尔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噬遂不成

行得免河陰之難北齊二

失鼠蘇徵仕汜水縣令舉止輕薄郎中張元一目為失

鼠龔載

小人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陷於祿山賊

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

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皆白服而

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

作塚葬畢遂入南牆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

乃作熱湯沃之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

以事不尅一門遇害廣異記

西臺舍人

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爲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爲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爲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爲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爲遊佃使者一人曰某當爲東垣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乃鼠也

河東記

報恩

寶應中有季氏家于洛陽不畜狸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旣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言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

者悲夫鼠固微物也尙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

宣室志

擁杖而號

路敬淳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

唐新

王孝傑

王孝傑爲清邊道總管初進軍平州白鼠書人營頓伏皆謂鼠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上

爲妖

唐縉大厯中嘗將入朝其前榻囊中忽有一鼠長尺餘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嘗懼有意外之咎今者妖異如是豈非禍之將

至耶後數日果得罪貶縉雲守

宣室志

拱立許昌郝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一日晨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鞞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懼意自擲鞞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墜于鞞中向無鼠妖則以致臙指潰足之患

關史

啣卷進士李昭蝦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盡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蝦之卷令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啣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蝦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聞奇錄
玉泉子

僖宗末廣陵丐者杜可均嘗大雪訪術西酒家姓樂者求飲見主事者白人以衣換酒收藏不謹鼠嚙其衣杜卽令治淨室曰項年記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盡此室永無鼠矣生得符焚之鼠遂絕

桂苑叢談

天復中隴右大飢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斫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飢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燒尾竇蟠久不第晚娶宇文翊女遂登第時杜尚宅遺火云因鼠尾爇火而作韋說因謂璠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鼠亦有燒尾者璠大慙

瑣言

進士褚昌及見之如十歲小兒出一啓爲贊曰幽室微光寒泉涸滴莊周之壑已空孔氏之車何適愿曰孔緒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邁之孫楊中之子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作地惟露幘頭巾子愿遽遂之化爲大鼠走入倉下

金玉精陳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綠其樹或上或下从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卽有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葆光錄白鼠身毛皎白耳足紅色眼眦赤赤者比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卽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錄異記

人牛角南漢劉玢初名洪度龔子龔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小字曰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從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欬五代史

鼠膽鼠膽在頭活取則有雜俎

百勞化鼯鼠地中行鼠百勞所化亦作蚡鼠字林

食巴菽人食譽石而死蚕食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淮南說林

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瑣碎錄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苦師拱鼠制禮師

戰蟻置兵文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而走去秦川有之錄異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爲立孫奕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如毛氏以相爲視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以取鼠哉

紅飛鼠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隴州背腹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淺黑色多隻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去南中婦人皆買而帶之以爲媚樂嶺表錄異**鼯鼠**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

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爲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皮食爲帶頗能瀉毒爲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錄異記

家鹿嶺南人食鼠謂之家鹿卷遊錄

蜜唧嶺南僚氏好爲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愈載廣南府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醢鼯鼠捕飛蟲噉之雲南志

竹鼠竹鼠如小狗大食竹根出封溪縣交州記竹狸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

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

鼠王國西域有鼠王國鼠大如狗着金環中者如免

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右有經過其國不先折祀者則
齧人衣常得沙問呪願便獲無他釋道安昔西方親見

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為王異苑西城諸國志

鼠王鼠母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

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牛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
有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極美

酉陽雜俎

辟毒鼠大秦國出辟毒鼠

禱特鼠蜀賓國武德十六年獻禱特鼠喙大而尾赤能

食地有被虵螫者鼠輒臭而尿之其瘡即愈舊唐

金錢鼠釋善無畏至烏菴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宋高

僧傳

毗狸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

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

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獲至京烹以通御本

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燕澠水刁約使

契丹戲為詩云押燕夷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疋裂

密賜十毗狸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狍而脆

契丹以為珍膳續揮狀如大鼠極肥腴甚畏日為隙光

所射輒死陸氏舊聞有比令邦者以其肉一嚮置之食物之

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遼使遼史國語解云夷離畢
即參知政事也引刁約詩云

松尸子曰松栢之鼠不知堂蜜之有美擬說文山如

宣大間產黃鼠土人珍之凡捕之者必畜鬆尾鼠
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嚙其糞
而出

貂耶律德光脫白貂以衣普高祖五代契丹西北至
姬厥律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記

